

胡可先◎著

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

上册

中華書局

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

上册

胡可先◎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/ 胡可先著. — 北京 :
中华书局, 2012.7

ISBN 978-7-101-08509-9

I. 出… II. 胡… III. 出土文物-文献-关系
-唐诗-诗歌研究 IV. ①I207.22②K877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012648 号

书 名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(全二册)

著 者 胡可先

责任编辑 张 耕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毫米 1/16

印张 53¼ 插页 4 字数 600 千字

印 数 1-15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8509-9

定 价 138.00 元

目 录

绪论	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	1
一	20 世纪以来唐代出土文献的盛况	1
二	出土文献与唐诗个案研究	5
三	出土文献与唐诗背景研究	14
四	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	17
五	出土文献的局限与研究期待	20
第一章	出土文献与唐诗生成的政治环境	28
第一节	从《苑咸墓志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与文学状况	28
一	《苑咸墓志》及出土情况	29
二	《苑咸墓志》的政治史价值	32
三	《苑咸墓志》的文学史意义	45
四	《苑咸墓志》关涉的其他问题	52
第二节	安史之乱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选择	
	——以《陈希烈墓志》为中心的考察	54
一	陈希烈及其家族墓志的出土情况	54
二	陈希烈的政治沉浮	58

三 安史之乱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选择	63
第三节 《裴夷直墓志》与诗人的幕府活动和南贬生涯	67
一 裴夷直和夫人李弘墓志录文	68
二 裴夷直幕吏生涯的考察	71
三 裴夷直贬谪的原因与过程	74
四 裴夷直与武宗、宣宗时期的政局	76
五 裴夷直贬谪诗解读	81
六 其他问题	85
第四节 出土文献与中晚唐党争	88
一 《刘栖楚墓志》与李逢吉	89
二 《令狐梅墓志》与李德裕	98
三 《白敏中墓志》、《神道碑》与武宗、宣宗时的朝政	113
第二章 出土文献与诗人族系	125
第一节 新出墓志与韦氏文学家族	125
一 韦氏家族墓志的出土情况	126
二 新出墓志与韦氏族系研究	129
三 韦承庆、韦济文学专论	133
四 韦氏家族的文学成就	139
第二节 新出墓志与崔氏文学家族	145
一 崔氏家族诗人墓志的出土情况	146
二 崔尚的文学实绩	148
三 崔翹的文学实绩	152
四 崔融文学世家的传承	154
第三节 新出墓志与薛氏文学世家	172
一 薛元超与薛氏文学世家	173
二 薛元超与文馆	178
三 薛元超与初唐宫廷文学	182
四 《薛元超墓志》的启示	191
第三章 新出土唐代诗人碑志综论	193
第一节 诗人墓志的价值与类型	193

一 诗人墓志的价值	193
二 诗人墓志的类型	195
第二节 诗人墓志的撰书者	198
一 墓主的亲戚	198
二 墓主的友人	201
三 墓主的下属	204
四 奉皇帝敕命者	204
五 自撰	205
第三节 文学成就的表述	206
一 诗人的社会影响	206
二 诗人交游	209
三 诗歌记述	211
四 诗人的创作历程	214
附录 唐代诗人碑志略表	217
第四章 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笺证	232
第一节 马怀素墓志笺证	232
一 墓志原文	232
二 笺证	234
三 申论	249
第二节 许景先墓志笺证	257
一 墓志原文	257
二 笺证	259
三 申论	271
第三节 郑虔墓志笺证	275
一 墓志原文	275
二 笺证	277
三 申论	285
第四节 韦应物墓志笺证	297
一 墓志原文	297
二 笺证	299

三 申论	317
第五节 窦牟墓志笺证	327
一 石本录文	327
二 笺证	329
三 申论	347
第六节 崔元略墓志笺证	357
一 墓志原文	357
二 笺证	360
三 申论	374
第七节 姚合墓志笺证	380
一 墓志原文	380
二 笺证	382
三 申论	396
第八节 李邕墓志笺证	401
一 墓志原文	401
二 笺证	403
三 申论	409
第五章 唐代诗人新证(上):分类研究	413
第一节 姓名研究	413
一 名讳字号增补	413
二 姓名讹误订正	416
第二节 籍贯研究	422
一 沈佺期籍贯	422
二 于湊籍贯	425
第三节 家世研究	426
一 王之涣家世	426
二 卢纶家世	431
三 孟球、孟启家世	437
第四节 科第研究	439
一 进士科	440

二	明经科	449
三	制科及诸科	450
第五节	交游研究	453
一	诗歌唱和	453
二	友朋交契	458
三	官府辟召	462
四	个案示例	466
第六节	仕历研究	475
一	补充仕历	475
二	补充事件	479
三	考订生卒年	481
第六章	唐代诗人新证(下):个案研究	483
第一节	《卢照己墓志》及相关问题	483
一	《卢照己墓志》及其出土情况	483
二	《卢照己墓志》解决卢照邻研究的一些问题	486
三	卢照己的文学成就	491
四	卢照己登科记载的科举史意义	494
五	《卢照己墓志》的文献价值	495
第二节	新出土徐浚墓志及其他问题研究	496
一	《徐浚墓志》及其出土情况	496
二	《徐浚墓志》撰书者	497
三	徐浚世系	500
四	徐浚与玄宗诗坛	504
五	其他	508
第三节	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	510
一	白胜碑	510
二	会王墓志	514
三	张浑墓志	517
四	白邦彦墓志	518
五	经幢	522

第四节 诗人事迹新证	525
一 宋之问事迹新证	525
二 崔颢事迹新证	526
三 刘长卿事迹新证	529
四 苗发事迹新证	537
五 韩愈交游新证	539
五 张仲素事迹新证	544
六 杨巨源事迹新证	545
七 刘禹锡事迹新证	547
第七章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	549
第一节 墓志挽歌与唐代哀挽习俗	550
一 墓志新辑的唐代挽歌	550
二 唐代挽歌与哀挽习俗	555
第二节 墓志挽歌与传世挽歌	560
一 挽歌作者和哀挽对象	561
二 挽歌的内容和形式	564
附录 《全唐诗》所收唐代挽歌	567
第八章 石刻资料与唐诗文献考订	574
第一节 新出土墓志唐代诗人著述研究	575
一 出土文献与诗人著述辑补	576
二 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集研究	582
三 出土文献与《本事诗》	589
四 出土文献与诗人作品印证	594
第二节 石刻资料与唐诗考订	602
一 诗篇背景考订	602
二 诗篇作年考订	606
三 诗篇作地考订	607
四 诗篇归属考订	608
第三节 唐诗文字的校勘订正	610
一 诗题校勘	611

二 诗句校勘	613
第四节 唐诗佚的辑集甄补	618
一 运用石刻以补辑唐诗,增强辑佚的可靠性	619
二 新出石刻唐代佚诗考	621
三 诗人佚文辑集举例	627
第九章 长沙窑新出土唐诗考论	631
第一节 长沙窑瓷器的题刻与诗歌著录	632
一 长沙窑的发现及瓷器题刻艺术	632
二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著录与整理	637
三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流传情况	644
第二节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作者身份考察	646
一 文人之作	647
二 见于敦煌文献的民间歌谣	650
三 其他民间歌谣	652
第三节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文化价值	653
一 唐诗与商业文化结合的成功范例	654
二 唐诗与唐代雕塑、绘画、书法艺术融合的典型	655
第四节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文学价值	658
一 唐代民间文学与文人诗歌的融合	659
二 浓厚的民间文学气息	660
三 广泛的社会题材	662
附录 唐诗石本考证	668
引用书目	818
后记	834

绪论

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

一 20 世纪以来唐代出土文献的盛况

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 20 年,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。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,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,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,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,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。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来说,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,则是促使学术研究深入的最为重要的方面。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,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,即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,结果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示来者以轨则”^①。王国维也曾说过:“古来新学问起,大都由于新发见。”^②傅斯年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中也说:“凡一种学问,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,不能的便退

① 陈寅恪: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,第 219 页。

② 王国维: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,《王国维遗书》第 5 册,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,第 65 页。

步。”^①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学问,却与此有所不同,陈伯海说:“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,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,而在于观念的更新,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。”^②实际上,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,有关唐代的内容是较为集中的,然而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。现在已是21世纪,如果还是墨守成规,倾全部精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之中,其收效必定不如20世纪那样显著。

20世纪,特别是近几十年来,是新出土文献极为繁盛的时代。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主要是碑刻和墓志,数量极为繁多。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,必然大有收获。著名学者傅璇琮说:“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,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,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。”^③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设想,也是需要很多学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。对于新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,戴伟华、韩理洲、陈尚君等学者曾有专文作综合性的论述,颇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^④。本绪论则以新出土文献

① 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本第1分册(1928年10月),第5页。

② 陈伯海:《唐诗学史稿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,第786页。

③ 傅璇琮:《唐刺史考全编序》,《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》,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,第444页。

④ 戴伟华:《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》,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8年第4期,第62—69页。文章共五个部分:一,墓志是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;二,文学家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;三,用于作家作品中人名的考订;四,了解士人风尚及其学术文化环境;五,了解文人所处时代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。戴伟华还出版了《唐代文学综论》一书,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。在《出土文献与文学》中,论述了“墓志与文学”、“贞元、元和墓志与韩愈”两方面的问题。韩理洲:《新出土墓碑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》,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96年第3期,第43—46页;又载《唐代文学研究》第七辑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),第799—807页。文章以为唐代碑志:一,提供了大批旷世罕传的散文作品;二,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、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;三,对唐代史学研究大有裨益。陈尚君:《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》,日本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28期(2002年12月),第1—27页。文章分三个部分:一,ここ二十年における唐代石刻影印と整理;二,新出石刻と文学考訂;三,新出石刻の文学研究意義。

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展开讨论,重点放在唐诗研究方面。

在新出土的文献中,唐代尤多。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碑刻与墓志的集中出土。对此墓志加以搜集并初步整理者是新安张伯英(张钊,字伯英),他创立了“千唐志斋”。章炳麟为之题名,并跋称:“新安张伯英,得唐人墓志千片,因以名斋,属章炳麟书之。”^①简要地说明了“千唐志斋”的由来。“千唐志斋”中的墓志石刻大部分出自洛阳邙山一带。古称“邙山无卧牛之地”,王建《北邙行》诗云:“北邙山头少闲土,尽是洛阳人旧墓。旧墓人家归葬多,堆着黄金无买处。天涯悠悠葬日促,冈坂崎岖不停毂。高张素幕绕铭旌,夜唱挽歌山下宿。洛阳城北复城东,魂车祖马长相逢。车辙广若长安路,蒿草少于松柏树。涧底盘陀石渐稀,尽向坟前作羊虎。谁家石碑文字灭,后人重取书年月。朝朝车马送葬回,还起大宅与高台。”^②当时墓葬之多,葬事之盛,可以想见。洛阳又为九朝古都,事关兴废,即如北宋司马光诗所云:“若问古今兴废事,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^③墓志乃当时历史的原始记载,价值尤高。清末修筑陇海铁路时,取道邙山脚下,因而掘出不少墓志。后经张伯英收集,保存于“千唐志斋”^④。此后,罗振玉等学者,亦着力搜集唐代墓志,并加以著录,成《芒洛冢墓遗文》、《东都冢墓遗文》等,李根源有《曲石精庐藏唐墓志》,为研究唐代文史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。建国以后,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新出土墓志的发现与报告,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著录与整理。

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:《千唐志斋藏志》扉页,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,1989年重印本。

② 《全唐诗》卷二九八,中华书局1960年版,第3375页。

③ [宋]司马光:《过故洛阳城二首》之二,《全宋诗》卷五〇二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6072页。

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:《千唐志斋藏志》,本来是张钊搜集,嵌置在窑洞墙壁之上墓志,后来经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、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整理编纂成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一书,由文物出版社1984年按原状影印出版,颇便于利用。

1991年,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》,收录墓志近四千件,以原拓片影印,保持了原貌。1992年,周绍良编撰了《唐代墓志汇编》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重在墓志录文,更方便了研究者。2001年,周绍良、赵超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。二书合计,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。吴钢主编的《全唐文补遗》,三秦出版社已出版9辑,并有《全唐文补遗·千唐志斋新藏专辑》,主要收录墓志,已超过六千件。此外还有《昭陵碑石》,三秦出版社1995年;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》,线装书局2007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重庆卷)》,文物出版社2002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陕西壹)》及《陕西贰》,文物出版社2000年、2003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北京壹)》,文物出版社2003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河北壹)》,文物出版社2003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江苏壹常熟)》,文物出版社2006年;毛汉光《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》,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84年至1994年;饶宗颐《唐宋墓志: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;北京图书馆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。新出土碑志以洛阳为多,故专收洛阳碑志的书更多。有《洛阳新获墓志》,文物出版社1996年;《洛阳新获墓志续编》,科学出版社2008年;《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;《洛阳名碑集释》,朝华出版社2003年等。又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河南壹)》,文物出版社1994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河南贰)》,文物出版社2002年;《新中国出土墓志(河南叁千唐志斋壹)》,文物出版社2008年;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;《邙洛碑志三百种》,中华书局2004年;《偃师碑志精选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;《河洛墓刻拾零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,亦收洛阳墓志碑刻颇多。此外,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,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《偃师杏园唐墓》即收墓志40余方。这些新出土的墓志,很多具有极高的价值,成为文学创作与书法艺术的珍品。如赵君平评所收的《张说墓志》拓本云:“夫墓志之佳者,贵在三名,即志主名,撰文名,书丹名。余新获之

《张说墓志》拓本，即此之佳者。张说为有唐一代之名相，一生历四帝，三任宰辅，擅文字，有助于文治之功，与许国公苏颋并称‘燕许大手笔’。撰文者为工部侍书郎集贤院学士张九龄，文字为一时之冠，人皆钦以其文之重。书写者为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昇卿，为有唐一代著名之八分名家。《唐书》曾载之曰：‘涉学工书，于八分尤工，历广州都督，书《东封朝觐碑》，为时绝笔。’今以该志观之，不仅志主名，志载史迹于史可补；而且撰文名，文章可校《全唐文》之讹；书法精，该志与传世梁书《御史台精舍记》堪称为梁书双璧。”^①

二 出土文献与唐诗个案研究

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个案研究，通过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，然后进行综合系统的概括，以探索其演进的流程，是研究的宗旨。在个案研究方面，作家、作品的研究是最为重要的，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：一方面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，是我们得以知人论世的重要依据；另一方面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，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。

其一，诗人生平的考证。古代仕宦显达的作家，多有表墓的碑版和埋幽的墓志。我们现在从事唐代作家研究，如能获得这样的石刻文献，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盛唐大诗人王之涣，在唐及以后的文献记载中，事迹极为简略，且多有歧误。岑仲勉从《曲石精庐藏唐墓志》中发现了《王之涣墓志》以后，王之涣的籍贯、仕历、生卒年等问题都昭然若揭。后来，陈尚君又从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中发现王之涣夫人李氏墓志及其族人的有关墓志，王之涣的家世与亲缘关系亦为之显明^②。关于《王之涣

^① 赵君平：《十年磨剑寸心知：关于〈邕洛碑志三百种〉》，《邕洛碑志三百种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2—3页。

^② 陈尚君：《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、妻李氏墓志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1987年第6期，第125—128页。

墓志》的著录与价值的论定,首见于章太炎 1932 年所撰写的《四跋》^①,又见于岑仲勉 1939 年发表的《贞石证史》,后来傅璇琮 1980 年出版的《唐代诗人丛考》又作专门考证。曲石精庐主人李根源之子李希泌有《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》^②,都可参证。这是得一墓志解决唐代文学研究重要问题的典型事例。大诗人杜甫叔父杜并墓志的发现,对于杜审言、杜甫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:一是杜审言的身世仕历与杜并有着密切的关系,二是杜并墓志的撰者是当时号称文坛“大手笔”的苏颋,由此墓志还可以引发出杜审言与刘允济的关系。因而这一墓志的发现,不仅可以订正传世文献记载的杜甫家世的讹误,对于了解杜甫创作的家学渊源更有重要作用^③。唐初大诗人王勃,才高早慧,然仅活了二十七岁,其事迹正史都有传记。新出土《王洛客墓志》(先天元年十月十三日):“时有同郡王子安者,文场之宗匠也。力拔今古,气覃诗学,吮其润者,浮天而澗流;闻其风者,抃扶而飏起。君常与其朋游焉。不应州郡宾命,乃同隐于黄颡山谷。后又游白鹿山。”^④这一隐居的经历却不为人知。

① 章太炎:《章太炎先生四跋》:“《王之涣志》,印泉在洛得唐人墓志九十三石。此王之涣一石,称其歌从军,吟出塞,传乎乐章,布乎人口,是即盛唐诗人王之涣无疑。其诗迄今祇存六首,而‘黄河远上’一绝,使伶官竞拜,至今皆以为绝句之最。诵其诗而不悉人之行事,得此石乃具详本末,真大快也。昔人以《唐书》无《韦应物传》为恨,然韦之仕宦踪迹具存于诗;若王为文安县尉,及其平生高节,非此石孰为传之?明清间编《全唐诗》者,谓之涣有兄之咸、之贞,按此石称弟永宁主簿之咸,则称曰兄者,误也。民国廿一年九月章炳麟识。”(《曲石精庐藏唐墓志》,齐鲁书社 1986 年版,第 95 页)

② 载《晋阳学刊》1988 年第 3 期,第 97 页。

③ 可参阅拙作《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》,载《杜甫研究学刊》2001 年第 2 期,第 35—44 页。

④ 拓片图版载《书法丛刊》2002 年第 3 期,第 84 页。最近,黄清发撰有《王洛客墓志考》一文,载于《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(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375—386 页),对王洛客事迹考证甚详,亦关涉其与王勃的交游,可以参看。

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中,存有《张晔墓志》,是一篇较为纯粹的诗人传记,其中还载有张晔与友人唱和诗,为《全唐诗》所失收。故这样的墓志弥足珍贵。现录于下:

唐故乡贡进士南阳郡张公墓志铭

前乡贡进士李夷遇撰

公讳晔,字日章,其先南阳人也。叶茂当时,代称其美,举文衡则汉有平子,论博识则晋有茂先,清波长澜,备载简册。大历中齐州长史兼侍御史讳瞻,公之曾王父;元和初陪军副尉守左武卫将军讳泚,公之王父;大中时郢州长史兼监察讳季戎,公之烈考。并懿懿盛才,昭振前哲。公即长史之元子也。含晨象之秀德,体河岳之上灵。气蕴风云,身负日月,原而能恭,宽而以栗,言不宿诺,行不苟从,率身克己,服道崇德,闺门穆如,乡党恂如也。若夫学广如江海之渺渺,文华并天星之灿烂,高谈则龙飞豹变,下笔则烟霏雾凝,穷八体于豪端,搜六义于怀抱,千古阙文,前哲遗韵,尽为公之所录。公应进士举,天下知名。若古律诗千余篇,风雅其来,莫之能上,览者靡不师服。于是乎今鄂州观察判官卢端公庠,顷为河南府掾充考试官,公因就试,遂投一轴。卢公谓诸僚友曰:“张子之文,自梁宋已来,未之有也。”复课一诗送公赴举云:“一直照千曲,一雅肃群俗。如君一轴诗,把出奸妖服。”又云:“乃知诗日月,曈曈出平地。”又今尚书右司郎中杨戴为淮安太守时,制一叙奖公之文曰:“张氏子用古调诗应进士举,大中十三年余为监察御史,自台暮归,门者执一轴,曰:张某某文也。阅于灯下,第二篇云《寄征衣》:“開箱整霞绮,欲制万里衣。愁剪鸳鸯破,恐为相背飞。”余遂瞿然掩卷,不知所以,为激叹之词。乃自疚曰:“余为诗未尝有此一句,中第二纪,为明时御史,张子尚困于尘坌,犹是相校,得无愧于心乎?”凡公知游,莫匪重得廊庙之器也。苟非其道,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。所